



第十七章

中国第一次打败全世界

若是以我自己为中心，把在台湾这五十多年的岁月，划分成「断代史」纪录之，或许凌晨的敲门声，或者孔雀事件都可以入列。然则，看世界或看我们台湾，不可以以自己为中心，还是应该以全体台湾人的观点为观点。

那么，民国五十八年应是关键的一年。这年，政府核定内湖和林口两个小区的开发计划，任命李国鼎为财政部长，孙运璿为经济部长，这对于我们后来的「经济起飞」有很大的帮助。我相信这两位专家一定说服了最高领导，解除了对通货膨胀长期以来的恐怖，采取了宽松的经济政策。从那一年起，军公教

人员几乎年年调薪，有了分期付款式的家电和公寓建筑，就业人口增加，国民购买力增加，这乃构成经济快速成长的原动力。

而对岸的「共匪」呢？虽然文革还没有结束，但他们又和苏联闹翻，双方各自发动群众反苏反华，最终，终于爆发了珍宝岛的流血冲突。我们一直喊着「反共抗俄」的口号，把苏联和共匪算成一伙，他们居然拆伙了，我们下一个口号怎么喊，大概那些「反共专家」在大费心思。

真正让我们两千万人震惊且觉醒的是，就在那一年，我们中国人第一次打败了全世界，成了「世界冠军」！

由鸦片战争的不平等条约起，这一百年来的中国人割地赔款饱受屈辱，几乎已经丧失了民族自信心，甚至「大跃进」，「土法炼钢」也无法挽狂澜于既倒，中国人似乎成为世界上的次等公民了。在大陆，他们尊称苏联为「老大哥」，退守台湾的中国人则从心里佩服老美，认为老美的确比我们高了一等。摸着良心说老实话，连我这个自幼便被培植了爱国心的人，也未必相信我们真能打败美国人。

然则，就在民国五十八年，我们就真正地打败全世界得到世界冠军，尽管那是由一群孩子们为我们争取到的，但那毕竟还是真正的「世界冠军」。

现在想起当时的情境，以及我自己的热情，未免有一点好笑，何必用我此时老而又俗的世故心，去看将近四十年前的我自己？

我们的小勇士们，是先在日本以三比零击败日本少棒队。想想看，整整的八年抗战中，我们就整整声嘶力竭地喊了八年「打倒日本鬼子」，但我们几曾有机会冲到日本东京去。人家美国的两个原子弹就把鬼子解决了，我们顶多只能发一点接收沦陷区的小财，至于说报仇雪恨，压根就别提了。有一位和我年纪相若的朋友告诉我，抗战胜利以后，他在汉口市，看见一长排缴了械的日本兵，仍穿着令人厌恶的日本军服，他冲上前去朝其中一位

士兵的脸上只打了一记耳光，就被制止了，是被我们穿着破烂军服的国军制止的，那时的口号是以「以德报冤」。于是这冤只好忍耐下来，要是第二个耳光再打下去，说不定我的这位朋友，反要被中国人自己修理一顿也很难说。

中华队的棒球小将，是于七月底先在日本打败日本队，这已经足够令我们全国人民为之精神一振，谁能想得到，八月底居然又能打败美国呢？报纸上以斗大的标题登在第一版上，全国各界立即召开会议，研究如何欢迎小将归来。不止是我，我们全国人民，尤其是大陆来台的老兵们，用「欣喜若狂」来形容也不算过分。

我那一天，我是说九月七日中午，我是专门骑了脚踏车，去松山机场欢迎小将归来的。我曾在松山机场服务多年，知道重要国宾来访，或政府要员回国时，他们停机的位置。我把脚踏车停好，想在飞行管理室前面找一个好位置等待，到了，才发现我根本没有站立的好空间，官员们、准备献花的学生们、想拍照片的记者们穿梭在停机坪前，好在我身材高，又找到了一个台阶，远远地能看见大家准备的忙碌情形。

飞机落地了，滑过来，机门打开，扶梯推过去，有人出现在机门口，是大人，又等了一下，拍手声响起，我也跟着热情拍手。小英雄出现了，我身旁也挤满了和我一同

等待，在机场服务的空军人员，我们中有人喊：「欢迎！你们真棒！」我顾不得回头看他，只把眼睛盯在鱼贯走在扶梯的小将身上，并且心里想，这么远，人家小将怎么听得到我们的声音。

有许多人围上去，其中必然有官员们，小将的父母亲们，从南部坐火车上来的同乡、同学、亲属们和记者们，我虽然找了个最好的观看位置，还是看不见小孩们的身影，他们被埋在热情的人群中。看到一辆辆的吉甫车开过去了，我知道他们会乘车游行市区，这才推着脚踏车，出机场到敦化北路去找更好的欢迎位置。

那时，出了机场右手边的中泰

宾馆，和左手边的台塑大楼与长庚医院都还没有出现，甚至有些地方还是稻田。平时行人不多，可是这天路两旁挤满了欢迎的群众，能够贴近吉甫车的，无不伸出手争相与小将们相握。我很想挤过去，但是推着脚踏车，只能被隔在人墙的外面，挥着左手寄出我的祝福了。

就在快要接近南京东路了吧，环亚的建筑群尚未矗立，我看见了他。他是谁？我真地不知道，看来他比我大个十岁、八岁，穿一件夏威夷衫，下面仍是军人的裤子。他所以会立刻吸引住了我的目光，是由于他彷彿从大老远的地方赶来，一看见了车队，便奋不顾身地向里面冲进去，嘴里且大声叫着：「英雄们！辛苦了！」是山东半岛济南一带的口音。

大概整个车队的移动速度变慢了，我的脚步也停下来，目光跟着那人，只见他挤到一位小将的身边，纵然群众的声音很嘈杂，我还是听见了他的粗犷的语音：「英雄们，你们为国争光，报仇雪耻了！」一面说，只见他一面用右手握着左手，原来他在脱左手腕上的手表。在阳光下，那手表显得特别的光亮，他递给了小将，小将好像要拒绝的样子，在一旁坐着的大人也在帮小朋友拒绝。

人真地很多，那人立刻被推挤开，也许他已经把手表丢到了车子中。我只在他回身转头时，约一秒或十分之一秒看见了他的脸，那是一张被兴奋涨红了的脸，挂在满是

皱纹脸上的除了汗水，应该还有泪水，是汗还是泪，我无法分辨出来。

车队远去了，那人的身影也消失了。我一时之间无法立刻骑上车子回家，我得推着车子慢慢地走一段路，才能消化掉我心中所堆积太多太浓的感情和感受。

他是谁？

他是谁呢？我真地不知道。他比我大几岁，或许他曾经参加过北伐？北伐时的战歌是：「打倒列强，救中国。」中国人何以会有如此多的愤慨，非要以「列强」为敌呢？想必，他又参加过对日抗战以及接着而来的剿匪，他一生戎马生涯中何曾有过这么干净利落的胜利？「列

强」却被小将们打败了，参加少棒赛的有欧洲队、中南美洲队、亚洲太平洋队、还有美东、美西队，这不正是「列强」吗？

这几年，我是说我们台湾开始直选总统以来的这几年，热情奔放大喊大叫的群众场面看得多了，或许是人老寡情了吧，不管荧光幕上的群众多么热烈，用怎么煽情的话语挑逗，如何地声嘶力竭，总是难以激发起我类似于当年的反应。

套一句流行话，往事如烟，想当年，我也年轻过，我也热情过。恍惚间又回到欢迎小将们载誉归来的现场，在一群群至情至性，自发自动的推挤人潮中，我看见了自己，那时的我是什么样子？这是真

实的人生，不是录像带，真实的人生是无法倒带，无法让你再回顾一眼当时的我。

年轻人，请你原谅我，原谅我没有去参加泛蓝或泛绿的造势大游行，请多谅解，一方面是我太老游行不动了，一方面也许是我当年耗用热情太多，热情早已耗尽，如今才年老寡情的，尽管寡情，此时我忆及当年的情景，还是有一丝甜意。